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五十二回 欽差署訊斷狐仙 憐困苦周給老嫗

話說濟公同雷鳴、陳亮正在書房吃酒，議論李順之事，忽然屋上像數百○人打架的聲音，從後面配房直打到書房屋上。雷鳴、陳亮怕是強盜，或是沈雷興黨羽前來劫牢反獄，忙躡身到庭中。闔署家丁人等，也各出外觀看，見屋上並無蹤跡，只聽彼此垢罵爭執。正在大家詫愕，忽見有二人跳下屋來，是兩男一女。第一個壯丁打扮，戴青帽，衣青箭袖，足下薄底快靴；第二個人主裝束，戴翠藍公子巾，穿翠藍文生襪，白襪雲鞋，俱是俊俏人物。後面跟著個紅衣女子，頭挽盤心髻，頗為美麗。三人一排，一齊跪在階石上，口稱「請聖僧伸冤」！張大人一想，吾是欽差，他怎麼不叫吾伸冤，倒叫和尚給他伸冤？只聽那個壯士打扮的說道：「吾們三人俱不是人，都是狐仙。因為有這個女人，嫁了吾三年，又去姘識這人，吾同他一鬧，他就合了許多同黨，把吾亂打。吾弄的實在沒法，聞說聖僧在此，所以扭他們來喊冤，請聖僧給吾們判斷判斷，天下那有霸佔了人家妻子，還要打人家丈夫的道理！」那文生裝束的道：「這個女子名叫聞素秋，吾在五年前給他對親，不料他暗同這人來往。吾前去理論，他非但不依，而且還要打吾。吾心中不忿，合了讀書幫前去報仇，不料他們都是武夫，力大如牛，吾們幾個人都被他打傷。方才有人說聖僧在此，吾所以拖著他到此，請聖僧判決。」張大人一想，這件事情不好辦。濟公喝的醉眼■，問道：「你們到底那個是他真丈夫？」兩個人都是她丈夫。濟公又問那女子，那女子道：「吾們煙花院中，有錢的都算丈夫。他們兩個都是嫖客，因為吃醋起這風波，害得吾們院中不好做生意。今天又來打架，吾勸他們不聽，只得跟他們來。」那兩人又指天畫地，說個不了。濟公道：「不必多說。」又問那女子道：「你們院中還有什麼人？」女子道：「吾還有個養娘在院中，給吾招應生意的。」濟公聞言，立刻念了幾句真言，用手一指，只見庭中飛下一個老嫗來，也跪在階石上。濟公問道：「你就是他的養娘嗎？」老嫗道：「正是。」濟公道：「你是開設煙花院的嗎？」老嫗道：「正是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女兒到底受過他們聘禮沒有？」老嫗道：「沒有這事的。吾女兒既已做了妓女，那裡還好收受人家聘禮？這兩人不過常來院中遊玩，給吾女兒相好罷了，那有這件事！」濟公聞言，用手一指兩人，說道：「你這兩個孽畜，不知廉恥，怎麼說是你的妻子？」那個文生裝束的俯首無詞，像伏罪的情形，壯士打扮的大不輸服，抗聲道：「你這和尚不了事，他明明是吾妻子，已經娶了三年，你今聽了一面之詞，強說吾是嫖客，莫非你想把吾夫婦給斷離不成！」說罷起立，挺身不肯跪下。濟公用手一指道：「你這孽畜，不打不招，快給吾著實打四○下。」只見那壯士即時應聲跪下，自己批著臉頰，整整四○下。打畢，濟公又問道：「你此刻可服了嗎？」那壯士俯著頭不敢再辯。濟公又對文生裝扮的說道：「你也不應該冒認妻子，雖然自己知錯，到底不好，也須打你二○下。」說畢，又用手一指，那人也就自己打起來。濟公在那裡數著，他打一下，濟公說一，打二下說二，打到二○，濟公道：「好了，不要打了。」那人就停手。濟公對老嫗道：「你領著女兒走罷，他們兩個人，吾已經責罰，嗣後不准他再到你院中來。」老嫗同女子磕了幾個頭，謝了又謝，立起身，躡在屋上不見了。濟公又指著兩人道：「你們心中服不服？」那壯士道：「不服。」濟公道：「你不服，你去請人來報仇罷。」那人道：「對。」立刻走了。

張大人同雷鳴、陳亮瞧的發呆，見許多人一走，就問道：「師父，怎麼叫他來報仇？」濟公道：「這狐雖修人道，野性未循，吾要趁此管教他，所以叫他報仇。你們看著他罷，他不到一刻，就要來的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假如其來報仇，師父一個人，那裡敵的過他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他合來的，不過是些狐群狗黨，吾一個個把他拿住，弄他一弄，嗣後方知懼怕，不敢肆無忌憚出來害人。」言還未了，只見庭中忽然飛下二○多個人來，衣帽品貌，各各不同，有的手中拿刀的，有的拿劍的，有拿鋼叉木棍的，紛紛不一，都向濟公殺來。雷鳴、陳亮見了，也拔出背上單刀，想同他相殺。濟公忙止住道：「你們不必動手，吾自有道理。」那個壯士打扮的擎著寶劍，指定濟公道：「你這惡和尚，敢用妖術欺吾，今天同你拚個你死我活。」濟公用手一指，念動六字真言道：「唵嘛呢叭咪吽。」只見這幾○個人，都目定口呆，呆呆立著，不能行動，擎起的手都漸漸放下來，手中軍器也都脫手跌落地上。雷鳴等見刀槍劍棍落在地上，並沒有乒兵聲音的，大家詫異，起來仔細一瞧，原來不是真兵器，都是些蘆葦、樹枝，不免哈哈大笑。那些狐群見人笑他，沒一個不睜目豎眉，怒容滿臉。濟公道：「你們這些孽畜，方成人形，就想凶橫，吾若不念你們各有百○年的道行，今天就叫你一個個死在吾手中。吾是出家人，以慈悲為本，不忍多傷性命，今姑饒你們。但你們這般放肆，實屬可惡，不叫你們吃些兒苦，不知吾和尚的利害。」說罷，見書房對門有坑廁一間，即用手一指，口中復唸唸有詞，但見那些人都一個個跪到坑廁中，捧起屎來就吃，吃了不少。濟公又問道：「你們都已吃飽沒有？」各人點頭。濟公道：「你們到來尋吾，吾沒有什麼請你們，只好把這東西請你們，以盡東道，業已飽了，就此去罷。」說畢，那些人都各踴躍而去。大眾瞧熱鬧，莫不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罰他吃糞的事到也新鮮。」

張大人見了，愈加敬服濟公，心想道：他既有如此本領，無論什麼鬼怪，自然都會收服。吾鎮江家中常常鬧鬼，弄得闔宅不安，何不請去給吾捉怪，家中老小就可高枕而臥了。因又叫家人從新給濟公排酒，仍舊四個人一席。吃到半席，張大人起身，走到濟公面前，深深作了一揖，口中說道：「吾今天要求師父一件事，務求師父慈悲慈悲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你的事情吾已知道。你先莫說，吾試猜猜，如猜著了，就給你到那邊走一遭；如猜的差了，吾和尚本領有限，去也無益。」張大人說：「對，你猜罷。」濟公一按靈光，就說道：「你府上常常鬧鬼是不是？」張大人道：「對，一些也不差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家中所鬧的鬼，每於夜深人靜時出現原形，不見身體，只見一個大臉面，也不傷人也不惹人的，是不是？」張大人道：「對，師父猜的一些也不差。」濟公道：「既已猜了不差，吾的本領還好制勝他，吾就給大人走一遭罷。」

雷鳴、陳亮二人聽了著急道：「師父，這件事情可回頭再辦罷！吾們那裡現在專候你老人家前去，急如星火。若要候你給大人辦完了這件事，吾們那些官兵人等，必定叫小西天賊黨捉個乾淨哩。」張大人問其緣故，雷鳴、陳亮道：「小西天自從楊明等三人逃了出來之後，他就知道自己巢穴中有奸細，格外嚴密，防得水泄不通。金光寨主狄元紹又派了幾個妖道，帶了三百名峻兵渡江來，用法術把官兵殺的走投無路。玉山縣老爺同帶兵官鄭伯龍，一面上稟告急，一面又叫吾二人來請師父。吾們到了玉泉一瞧，事情不好，也顧不得辛苦，吃了一頓飯，立刻走路。想師父在牛角山辦完了事，走得不遠，所以跟蹤問訊，找到靈秀村，在仁和客離中碰見。這惡賊勢派利害，除了師父不能取勝。這原是地方大局攸關，務求大人放吾師父前去，滅了小西天金光寨賊人，回頭再來給大人捉妖罷。」張大人聽了一番說話，自忖道：他為著皇上家的大事，豈可把家中私事勾稽他？正在躊躇之際，濟公說道：「不要緊，小西天的賊勢雖然浩大，但他只能保守自己巢穴，斷不敢出兵攻打城池，就是耽延一兩月工夫，也不妨事。此去鎮江沒有幾天路程，耽不了多少日子的，吾就先去給大人辦完了事，回頭再去剿滅狄元紹也不遲哩。況且吾瞧東北方怨氣沖天，必有幾件大冤大憤的案子，吾和尚既管閒事，這些事情就不能不管。你二人莫用心焦，跟吾同去罷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既師父肯先去給吾捉妖，這是最好了。」四人吃完酒飯，天色已晚，就在書房中睡覺。一宵無話。

到了天明，大家起身，濟公是永不洗臉的。陳亮、雷鳴梳洗既畢，對濟公道：「師父，吾們就此上路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且慢，吾還要吃酒，不吃走不動的。」張大人又叫人排酒，喝吃完畢，已是午初，師徒三人這才告辭上路。張大人心中過意不去，叫賬房封送二百兩銀子，遞給陳亮、雷鳴作為路費。濟公並不推卻，就叫二人帶著。雷鳴一想，師父帶著銀兩，路上又必定送給人家了。暗裡給陳亮商議：「如若師父要用銀子，只說吾二人匆促之間忘卻帶上，只帶了些散碎的作路費；不然被他送去，吾們又要像從前一樣，挨著餓沒錢吃飯了。」濟公自行轆出來，吃的半醉不醉，一路腳步歪斜，望東行去。走出市梢，只見一個老婆婆坐在山澗旁邊，放聲大哭，要投水的樣子。濟公上前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情，如此悲切？」老婆道：「吾的兒子叫馮世祿，向在布店生理，倒也好過，上月忽然形瘦體弱，做不動生意，一到黃昏就昏迷不醒，口中喃喃，像同人家說話的形狀。吾進去瞧他，他就要動怒，把吾趕逐出來；吾請大夫診脈，都說六脈平和，沒有病。現在不但把從前積蓄的數○兩銀子用的乾淨，還要各處借債。凡是親戚朋

友，沒一處不借到，此刻是沒有地方再借了。吾見銀子用盡，兒子的病仍沒有好，吾想如此景況，活不如死，所以跑到這裡來投水自盡。心中又捨不得兒子，只得自己大哭一場。」濟公聞言，回頭對雷鳴、陳亮道：「徒弟，你把帶著銀子給吾罷。」雷鳴把眼對陳亮一做勢，陳亮會意，就假意向衣袋中一摸，故作驚惶之狀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把張大人給吾們盤費都丟去了。」雷鳴也假意說道：「否方才從張大人手中接來放在桌上，你帶沒帶呀？」陳亮也假意蹬足道：「吾因要趕路，一時匆促，沒有帶呢。」雷鳴道：「對了，你不帶，丟在那裡了。現在吾身上只帶著三四兩碎銀，如何做盤費？」濟公微笑道：「吾因為你們忘記帶，吾就取來帶在身邊呀。」說畢，從身上摸出兩包銀子，遞給老嫗道：「你把銀子拿回去使用罷。你兒子是鬼病，吾喝了酒，晚上來給你兒子提鬼。」言還未畢，忽見雷鳴、陳亮「呀」的一聲，即時驚惶失色。不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